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二十五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二十五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若曰幹旋于一者理也理吾無加於毫末吾所知者五十之
子因陳易之數也伏羲之疇蘊於八卦之易藏諸用也神禹
之易著於九疇之範顯諸仁也持此道也七政可步也五氣
可節也文字可畫也禮樂可建也禽獸不至於殺人蠻夷不
至於猾夏三光明而寒暑時死生順而幽明安是故聖人不
患乎氣化之有定數而患乎在我之無定理易也範也於是
同出焉而異其名歟後世不知易之用範故於治亂盛衰一
諉諸數而聖人惟天徵人之指晦矣不知範之用易故於損
益沿革一膠諸理而聖人以人參天之學窒矣夫惟明於易
範之相爲用也然後知理不勝者氣之所乘氣不勝者理之
所制曰然則子之說何所據與曰其在範繫卦也先之以象
占叙疇也後之以福極

卷終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五

書

擬答呂相絕秦書

宋濂

昔我嬴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辭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公
不敢忘獻公薨國內不靖群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稷之
隕會齊人納惠公于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
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卽背之會晉荐饑來乞糶
於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饑伐之穆公則曰其
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不絕未
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乎遣使之晉惠公
弗念穆公之施絕而弗與穆公不得已有韓原之師相從惠
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卽改館饋七牢焉使歸于國及晉再

饑穆公文餽之粟惠公甚寤懷公遣師軍于廬柳威靈新如執
不畏之我穆公忘已之弱使公子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
于邠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宮呂御畏偏將焚公宮以圖不
軌穆公知之乃潛會文公于王城誘而殺之文公即位來逆
夫人嬴氏穆公以晉國大臣未附俾三千人衛之以歸微我
穆公惠文之能有國未可知也則是我有大勳于晉豈惟諸
侯知之皇天后土實與聞焉文公當不忘我舊德戮力同心
以輔王室于帶之亂天王出居于鄭使左鄆父來告難亦使
簡師父以告于晉我穆公左執鞭弭右屬橐鞬親帥師屯于
河上以遲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離我師而下納王于
成周殺太叔于隰城而獨受陽樊温原攢茅之圍我穆公不
敢言文公自是信宣於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莫不震疊相率
而朝于晉非為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欲脩舊怨于鄭穆
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汜南鄭伯恐使燭之武
來言曰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
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
將焉取之穆公聞其言而思結盟而還文公薨襄公即位穆
公有事于鄭未嘗以一矢犯晉疆場襄公薨棄我穆公以墨
衰即戎敗我于穀殄穢我卒徒係累我三帥我穆公亦不唯
晉之怨乃自悔過誓告於群臣然猶願徵靈於惠文以事我
襄公襄公不察我之誠又帥宋陳鄭三國之師取汪及彭衙
國中之人怒曰晉不報德則已乃日事干戈是欲滕薛我也
將悉敵賦以待于郊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修復舊好
襄公唯力是恃又伐我圍祁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即世晉人

以國家之難欲立長君使先王會如秦逆公子雍我康公
唯穆公之事是倣多帥徒衛以納之晉人遽食前言而立靈
公又敗我於令狐自時厥後又取我少梁又戰我于河曲康
公薨共公即位靈公亦悔于厥心欲求成于我又不明言以
侵崇急我我共公惡其詭道弗敢與成靈公薨景公即位景
公不務撫綏秦民又迫我于輔氏景公薨懿公即位寡人謂
二三大夫曰我兩國匪以玉帛相見而以器械戎寡人之恥也
盍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河之東西口血
未乾又使卻錡乞師于魯欲以伐我且以蔓辭以文致我罪
寡人聞之困獸猶鬪况國乎君既有意督過矣寡人亦何愛
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乎君若忠顧前好唯令狐之盟
是申是尋亦唯命鍛乃戈矛備乃弓矢俾兩君相見于野亦
唯命寡人敢帥西方之諸侯俯伏以聽唯執事其進退之

谷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
旁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無拔之論濂竊以謂世
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
自漢魏以至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
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
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
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凄惋實宗國風與楚人
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
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
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

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
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
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
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克飴不綴鹽醯而至味自存者
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亦本於建而雜參於郭
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
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
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
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
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
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
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
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發跨三
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躡駕江薛固無不可
者奈何弱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
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
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勅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
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
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
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
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
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
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
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

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主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宋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

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細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老杜而競以已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踈或煨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身雖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設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為益

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實節是迫則其變又極矣由
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
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
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似矣求其精神之所
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此與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為詩
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
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
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
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便自一家言文豈
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
類多自高擲觚未能成章輒闕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
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
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蒙而不復知有純和沖粹之
音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置誦所
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胡翰

僕不佞獲與諸君講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言然殊嘗不
槩于心也比見有以宗法為問者景翰答之甚辨願僕有不
能釋然者數事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
其說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
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
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說者謂別子為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繼別者
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

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
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文曰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
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
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大夫有不出
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文畧無所見故後
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
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爲士庶人者
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
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宗道乎抑自爲
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
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也其卿大夫

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爲
卿大夫遂以適士爲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
弗爲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者族人可繼以爲後乎
抑亦弗爲後乎苟不爲後則大宗廢矣大宗既廢則族人皆
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一則所謂尊祖
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爲之服齊衰
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
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
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
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
無僭乎未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
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

不然則亦有可處置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諸君講學之日久矣苟不鄙而卒見教焉則幸矣

答徐大年書

趙滂

鄭村良遇後每恨相見之晚簪盞孔艱悅思曠言惟重瞻系當卧疾敝鄉時適有鄭氏使人匆匆不能具書急取黃先生行狀封寄左右凡書所欲言者何以加此不作書非有意也庚子春夏留星源山中友朋自歎至者言嘗見足下所寄書而忘却取來自是凡屬數輩求之至今年春乃始得見三復不能去手莊生曰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跚然而喜矣况於稽經者禮如面論者乎幸甚幸甚鄭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緯書

之說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陳陸葉林諸公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名家論著於經旨似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弗類者此先生所以不能已於言也雖然去古遠矣豈易言哉方嘗歎王子雍有高才好著書文與典午氏爲婚姻勢望赫然苟非高明博洽真有據依安能議其所短而孫仲然獨取聖證論駁而擇之其所辨證必有可觀陳史既復不作志其書復不傳千載而下無所鏡考可惜哉是以先生行牀中凡諸經疑義皆畧存梗槩良以此也其於歷代聚訟之說雖千百一二而本源制作悉已包涵懼觀者忽而弗思爾今足下乃能反求經傳具示所疑豈非區區所望於同志者乎幸甚幸甚楊子雲曰衆言淆亂析請聖禮家異同之說其來遠矣苟不反求於經將安所

折衷乎謹按周禮述舊聞以答來貺足下其察焉經曰祀天
曰祀天神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
旅上帝曰享上帝曰類上帝曰類造上帝曰祀五帝曰禋祀
五帝皆因官屬職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卑遠近親疏
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奧無贅辭非後世文字比
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於四望別言既非祀
地則旅上帝別言非祀天明矣太宗伯國有人故則旅上帝
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而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
四類亦如之始以五帝對四望言五帝即上帝明矣旅者會
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也猶四望非一方矣太宗伯禮天
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
牲四方之神即五帝也故曰禋祀而得與天地通稱六器曰

月星辰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禋祀實柴酒醴祀神之在
者以血祭靈沈醑辜祭神之在地者禋者升煙以祭之名三
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燎而升煙以報陽也自非天神之尊
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樂祀四望祭山川各有樂而五帝
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六變之樂也又豈但與昊天上帝同
禋祀同祭服而已哉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言
上帝與專言祀天者豈無別乎其祭曰於曰享曰類曰類造
其事曰天子將出曰帥甸曰國有大政以及曰祈穀與太司
樂冬日至祀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祭地示於方澤孔子謂之
大郊者其於尊卑遠近親疎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
所謂天與帝爲一惟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物
徒異同而已矣先王制爲一代大典豈爲是辭費以來後世

之紛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
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各從其類決五帝為人帝非經旨也夫
五行之神爲五帝而大皞之屬配焉亦云帝此孔子開諸老
聃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
者無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將迎氣於郊而廢其所
配者主其配者大皞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豈能司
天時而布五氣者乎陳祥道楊復齋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
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爲主帝則人帝之前
其無司四時者乎朱子又謂凡說上帝者總莫天上帝與五
帝言之意與陳氏同諸公雖不主康成至此亦不能異也足
下豈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天
神人鬼之別也國語曰郊禘之牛角繭栗謂郊爲禘而牲無

異文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禘郊祖宗報五帝者國
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別不言祭天地則
常昭註禘爲圜丘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言之與國
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
以先後爲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王氏謂禘者宗廟
之殷祭而郊爲圜丘祀天以其享言則禘禘而後郊廟言人
鬼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
帝惟廟享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
宗以廟言也大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顯壇之於夏契之於
商其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倫乎世室一曰祖一曰宗
可乎此毋論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
之外駁弗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著爲星象下應人事比

夜中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於四時與開闢之初五天之精感為帝王之祖皆非有得於化原有見於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昭布森列不可誣也况周人立闕宮以祭姜源大司樂享先妣序於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必異乎緯書焚於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邵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全書往往望風詆排先生嘗謂恐尚有如圖書著策之數在其中可謂惡而知其善者矣孫仲然遠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而質之然先生論宗廟之禘與鄭氏三禘亦不苟同行狀中可見其謂成王以殷禮祀周公因詩言白牡以辯明堂位之誣也是下廼取何休氏周公生有王禮之云誣斯甚矣曾郊非禮春秋所書非一端但非成王賜之耳其謂曾禘文王於周廟者因曾有

文王廟而辯於周公廟禘文王之僭也嘗無廟主藏於纓廟也曾既有文王廟安可虛而不祭但為藏主之所乎明堂位文考典不至矣上言配帝于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自車服旌旗以至樂舞廟飭皆天子也而獨不敢言上及文王吾家伯循欲推王禮以說曾禘其論起於唐末而不兼群廟之說子程子蘇子由陳祥道諸公皆無取焉足下謂之古今通論可乎向來嘗感楊信為譏鄭康成讀祭法不熟杜祐讀大傳不熟杜氏王康成而兼存王肅未知讀書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雖信齋未可忽也王肅親注家語而自廢五天帝之說苟無卓然之見讀書雖熟猶不足恃而况不熟者乎學乎後世而傲視古人如此每為讀儀禮通解君子惜之此先生教人所以責乎致思也足下

如有意斯事則聖經賢傳與諸名家成書歷代史志具在區區廢忘久矣何足辱下問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內外之說註脚已具右方六經補註爲人借去一時無他本可奉寄當俟後便圖然此書頗難看涉遊江湖間嘗出以示人鮮有好者金華黃公與夏先生尤不悅以其多引而不發也其論五經大旨皆已隱括入行狀頗以平日耳聞綴而輯之庶幾將來君子得以考觀其尚有能成先生之志者乎自遭亂離此事姑置而又以蚤衰久病雖嘗竊有撰錄未能脫藁其尚克廣先生之學使有傳乎雖然所謂學足以明聖人之心志在以六經明晦爲已任者先生所望於當世君子學者而未見其人也惟足下勉之則所以大肆其力於遺經者必有上達日新之功非俗學所敢知矣書辭已繁不復他及又未知何時可達左右臨楮馳神不宣

與宋景濂

初夏已熱伏惟講授優暇尊候動止多福前月中承王總制處傳至所與陶伯仁書捧領所懌方今春準擬一訪陶公屢傷風寒腠理不實恐途中又增外證累其本病一向畏怯竟未曾往謹藏襲尊翰以爲後期也春秋屬辭錢祥近畢工敬奉一部求校正前輩文字板行後刊修者多矣幸勿謂已刻之書而吝於指撝也不肖自少卽患體羸心弱拙於記且不耐勞說是書每舉一例必干涉全經全傳而近年以來阨於疾病旣倦檢閱尤憚思索是以因循歲月未能脫藁所望於鄉先生以校正之助者有二人汪德輔妙年以此經發解嘗著胡傳纂疏出入五十餘家老於春秋者也朱允升素留意

經學且嘗同見黃先生得其著書大意亦嘗集諸家說爲春秋傳近者汪公學者抄屬辭諸小序去乃畧無所可否比相見索觀盡數葉寘書笑云義例交錯易使人昏蓋平日不作如此討論也朱先生初見舊作集傳序文卽云春秋之說定於此矣然辭從主人及日月之法始皆未能信後見屬辭乃手鈔一部點抹甚精脫誤處亦時竄定然而所慮者明經之士未必人人昭合如此公則不但無可否而之也是以深有望於先生焉其纂述大意別編求教印可一言弁子書首雖荷不拒然必詳賜考證視其書果足以豐其意志然後可以着筆或有未是且容證定耳昔止齋作後傳自謂身後之書今乃親見刻梓蓋有其說劉道原通鑑外紀成時病眼病瘡不寐不食因思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病而藥石不繼

盧升之手足孿廢者五悲而沈頹水述其說篇末以自哀今僕寢瘵與昔人同而負債則異何則黃先生壯年合得郡文學輒棄去之一家饑寒不恤而自任以經學復古之功於六經多自得之說而書未及成小子之幼也父兄亦以科第期之旣而自知孱弱如此定非應世之具南冠則舍時文如九江繼以多病故血氣當剛而反弱摧頹疲瘵食少心煩未嘗有一日之歡惟於春秋疑義忽有所悟則胸中豁然然而已今者謝天之靈幸成其書而哀瘵益甚萬一散逸不傳則是師生兩世虛用苦心徒廢人事方來學者以之爲戒無復有堅困窮而盡力於遺經者矣先生其尚鑒之劉公伯溫先生不敢別拜書恐煩省覽得一言同賜是正幸甚王庸道還過縣知子克有書而山中幾人出入不曾得候領書却奉

字欒實不此殊矣曷勝有罪不宣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六

書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唐時
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天遂良覲解后於候朝門憧憧往來
之地握手道間闊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僕亦不得從容
聽教不勝快快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馳之餘生事寥落且
有寒濕脚疾之苦遠適海隅覓一館宇之地聊用養痾旋聞
文佩至京擢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歆
豔歆豔

今上甫革元命即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
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